

拜谒萧红故居

杨扬

九月初去哈尔滨开会，抽空去了一趟呼兰的萧红故居。拜谒萧红，是我的夙愿。我喜欢萧红的作品，那种流淌在作品中的至情，无处不在，却又很难说清楚，它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存在，不显山露水，但时时处处都让人感受到它就在你周围，像空气、像微风，感受得到，却很难聚拢成形，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拥揽的坚固之物。所以，喜欢萧红作品的人很多，但能够说透其作品含义的却少之又少。记得九十年代初，去王元化先生家，他问起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说了一位现代作家的名字。他圆睁着眼睛看着我，为什么不选萧红呢？其实我何尝不想选萧红做博士学位论文，但相关材料实在不多，阐释起来更是困难，无奈之下，只得割爱了。但在我心里始终保留着对萧红作品的美好印象。几十年下来，搜集了各种版本的萧红作品和相关的研究资料。也曾有过两次东北之行，但都没有去成萧红故居，这一次，终于成行了。

出哈尔滨城区，大约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呼兰就到了。看到一条宽阔而蜿蜒的河道，像手掌一样从公路两边铺展出去，景象十分壮观。我赶忙问身边的陪同人员，回答说，这就是呼兰河。从呼兰河到萧红故居，约莫十分钟的车程。一个新造的开阔的广场迎面而来，南面是东西向穿城而过的马路，东边是像山一样高耸的新建楼房，西边是商业街，北边就是萧红纪念馆和萧红故居。一眼望去，全都是新建的东西，这与我期待之中的萧红故居好像有点不一样，实在是太新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沧桑感。走进萧红纪念馆，这点小小的失望立刻就消散了。当我看到白玉雕刻的萧红塑像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呼兰的女儿萧红，站立着，眼睛眺望着南方，这种神态和姿势，像我心目中想象的萧红，她是一个不甘于沉寂于一隅，过着舒坦而安逸小日子的小女人。萧红一生都在漂泊，从中学毕业离家，到31岁客死他乡，自北到南，一路漂行。这可能就是萧红的性格命运和不归的人生之路。

纪念馆陈设的物件大都是新的，印象比较深的，是鲁迅与萧红在一起的一幅青铜雕像，两个人物形象都有点变形夸张，但神态逼真。鲁迅先生手拿一根烟，昂着头，若有所思地直视前方，好像要看透这世界似的；萧红站在鲁迅身边，默默地仰望鲁迅，似乎在享受着人生最幸福安静的片刻。1934年11月，萧红萧军初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帮助。1935年12月，萧红第一次用“萧红”这个笔名出版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鲁迅先生为她的新作写了序，予以推荐。此后一段时间是萧红一生中最为平静的时期，也是她文学创作的高产期、



萧红纪念馆及馆内收藏的鲁迅与萧红的塑像

出来，一起办文学杂志。如果对照萧军的《延安日记》，看萧军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中所想的事情，就知道这只是萧红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只是萧红自己在为活下去提供一点自我安慰的托词而已。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与萧红在上海时期熟悉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左翼作家朋友，似乎也没有一个与萧红保持密切往来，帮助她渡过最后的难关。除了战乱，很有可能，这些昔日的朋友们对萧红的精神状态存有一点失望吧，就像胡风印象中的萧红——此时只是一个“无生气的苍白形象”罢了。

我在呼兰的萧红纪念馆里观展，从头至尾并没有感受到萧红身上有所谓的苍白的东西，而是感受到她身上始终包裹着一层又一层永远都无法消散的悲伤和挣扎，或者说，是一种抗争吧。面对不公的命运，她是多么的心不甘啊，除了写作，可能她已经没有别的应对办法

了。茅盾形容萧红的最后人生因局——“对于生活曾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惓惓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的确，萧红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写作，只是她的这种写作太偏向于个人的生命体验，抒发的只是个人的内心苦闷，这与聚集在香港的一批南下作家之间，很少有共同语，也因此游离了这一集体，甚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时，很多南下作家有地下组织联络，帮助他们安全撤离香港；而萧红身边，除了骆宾基等几个捉襟见肘束手无助的东北老乡外，好像见不到有力的组织援手帮助了。

走出萧红纪念馆，隔墙就是萧红故居，这是典型的东北大户人家的旧居样式。陪同人员告诉我，这都是新建的，原来院子里住了很多人家，后来全迁走了，恢复成现在这样子。我暗暗庆幸自己晚来拜谒萧红故居有晚来的好处，否则，见不到收拾这么干净的院落。萧红的故居像我想象中的萧红幼年生活过的地方。房屋不豪华，但院子空间廓大，尤其是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蔬菜，还有有关牲口的和打杂的庄稼人居住的小茅屋。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绿莹莹的树叶照下来，照着快成熟的高粱；高粱地里，有一些野生的藤蔓开着紫色的小花，秋风一路滚爬。还有小狗小猫在草丛中撒欢。这些富有生气的乡村图景与萧红的坎坷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让人很能够理解萧红作品中为什么反反复复会呈现呼兰大地那种富有生气的乡村景色，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念念不

忘呼兰河，尤其是那个充满生气的后花园——“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这片乡野景象是萧红情感世界中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作为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印象最强烈的。萧红31岁就离开了人间，很多人都为她的早逝而惋惜，但生逢乱世，人世间的苦难其实不只是萧红一个人在承受，包括萧红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也只活了五十多岁。萧红面对苦难和个人不幸，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她到死都在写作，这是她超越世俗，抵达文学审美境界之可贵之处。

两个多小时的参观结束了，出故居，就是新修的广场，我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百年前的老中国的儿女世界回到了21世纪。接我回城的车子来了，在汽车启动的刹那，我还是忍不住按下车窗，又看了一眼萧红故居，看到故居中的萧红雕像，蹲在金色的秋阳下，默默地注视着那些即将离去的访客。我不知道此刻的萧红还寂寞、孤寂否。我想她应该不会再孤寂的了，她也不会是苍白的，因为有那么多远道而来的游人访客，来呼兰第一个要拜访的地方，我是别的，一定是萧红故居，他们要看看那个写出《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年轻作者，是怎样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走向一个苦难却是崭新的人生世界，再也没有回过回头。

2024年中秋夜于沪西寓所



萧红纪念馆及馆内收藏的鲁迅与萧红的塑像



老爷爷有三块磨刀石

唐新运

我在小区里看到一个老爷爷磨菜刀——父亲不磨刀已经好几年。刀实在老得切不动肉，甚至切不断一棵小白菜一根老韭菜的时候，他就拿一个蓝边的粗瓷大碗或者一个蓝边粗瓷的盘子，在盘碗的底子上来回刮蹭几下，用他的话说，荡两下，荡三四下。就这荡两三四下，刀不快也光，短显神勇。如果他的头不晕，他更愿意自己磨刀，举手之劳，还可以省钱。村里流传千古的话，“省下的，就是挣下的”。

站在老爷爷身旁看他磨刀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父亲胸前挂着老年卡坐公交车来我家，站到了我的身后。他没有当着老爷爷的面说老爷爷磨刀磨得好，只是静静站在我的身后，看他磨刀。

父亲是个话多又不惹人的人，是个说话总让大家高兴开心快乐的人，母亲娘家那边的长辈常说他是个活宝。我的话也多，但一直不讨人喜欢，总是喜欢说实话。父亲从不说谎，但他说话总能说到别人的心痒骨酥处，我不如他。丑女作怪，我只会夸她的衣服好看，头发洗得干净爽滑。如果一个男人变得肥胖，我就会羡慕他是一个宽厚之人，又宽又厚。头发稀疏，我一定会说勤俭持家是一种美德，洗头，省洗发水还节约时间。至今，我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深知天高地厚饭香屁臭自己到底几斤几两的人，后来我才发现，是别人的溜须拍马恭维奉承还不够高明。比如，我瘦了，我其实真心听到的是，我又长了个子。

我从来都只知道把刀磨快了就行，切菜最好不要切到手指甲万万不能切

到手指头，指甲固然会像从前一样长起来，可手指头会疼会流血，切断了可就真不会再长出来。切到别人不要紧，自己会说些宽心安慰的话，疼痛在别人身上，可万一切到自己呢，我觉得一定会疼，一定会非常疼。

九岁的时候，我趁着父母下地，自己一个人悄悄在家里干大事，就是帮父母干活，等他们回来之后看到了感到惊讶惊喜。拿一把父亲宰羊的刀，把堆放在车棚下阴凉处的萝卜缨子逐一削掉，父母回家之后就可直接垂吊下窖，这些萝卜将会和洋芋白菜青萝卜一起，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天，直到来年春暖花开，红根韭菜和羊葱最先长起。

原来大人干的活，并没有多么繁重复杂，比如我偷偷切萝卜缨子。用不了多大功夫和多少时间，就让原来的一堆萝卜变成了两堆。有缨子的少，是一小堆；没缨子的多，成大堆。除了站着困了我就坐着之外，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花去多少力气。这个活，就是从来到往的简单，由东向西的反复，到了后来，我简直闭眼都能干活。

就在闭眼的刹那间，我感觉手指剧痛还有热流，才发现自己把刀狠狠切在了左手的食指之上，几见白骨。那血，我用右手使劲攥住左手食指，还学着母亲把药片碾碎了按在上面，又用卫生纸和纱布缠绕捆绑，怎么

都止不住。血一直流到了天黑，胳膊虚空无力，还有因疼，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他们至今一无所知。可我左手的食指，终究留下了一个疤痕。父亲宰羊的刀，可真是锋利啊！我偷偷用了父亲用过的刀，怕给父亲说了之后，父亲会说，这刀子快得很，我早就给你说过，偏不听，活该。

爷爷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总是把镰刀磨得极其锋利，好在雨水来临之前把麦子苞米胡麻和油菜苗割倒，省时省力，晾干晒透，归仓的归仓，上房的上房。爷爷镰刀磨得好，菜刀磨得好，他学着爷爷的样子，把指头肚在刀上划过去又划过来，还眯一只眼睛，木匠吊线地看那个从前往后从头到尾的刀刃，看刀刃发出的光。这光，总是暖热而温情，从不见冰冷寒凉。只有杀生的刀，才会泛出寒光。据说，最厉害的刀，得要血和肉的浸润滋养。镰刀，总在夏秋两季，菜刀，哪怕是在冬天，屋里也有火炉热炕。

父亲后来给我说，这个老爷爷有三块磨石。我的爷爷只有两块。爷爷一岁，也只有两块。他也学爷爷有两块。老爷爷比我们多一块，就因为多出的这一块磨石，我们祖孙三代多年来想而未得，就足够证明这是一个真正会磨刀的人。

后来，老爷爷磨刀的时候，我给他让烟，他说他不抽烟。我就给他，我父亲说他磨刀磨得好，是真正的行家。人，总喜欢听好话。

老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刀具厂工作，这个工厂专门磨刀，只做刀。都能做刀，怎么可能不会磨刀，刀，只有做出来，被用，它才会老，才会被磨。一把刀，出自自我手，如我从小养大的孩子。孩子身上有什么毛病，无来由地挤眼皱眉龇牙，嗓子里没有痰也要干咳两三声，走路是先迈左脚还是后甩右

手，脚底掌心有几颗痣，后背上有没有痍子，左右耳朵有没有拴马桩，全都在我心里。

退休之后，他总想，不能把自己的手艺就此埋没——有多少人更希望遇到这样差点被埋没的手艺。他骑着电动车，驮三块磨石，四处磨刀。挣钱其次——他有退休工资，还有人前和上人的儿女。他最担心的，是好刀被磨坏。好磨石遇不到好刀，好刀遇不到真正的好磨石，如同庸医的杀人害命。

这个城市，据说有好几十万人，那至少有好几十万的三分之一把菜刀，他说，能磨多少是多少吧，我尽心尽力。就算无法改变，也问心无愧。

我先拿出了家里的三把菜刀，我知道自己家里每把刀的贵贱轻重，站在老爷爷的身边看他认真地仔细地研磨。磨刀时分，正是秋季，不冷不热，不寒不凉，太阳的光落在身上，有春暖花开的和煦，身边又有细微的风刮过，落叶枯黄，逐日变老的叶子往下落，韭菜还在向上长。这是我牛羊猪鸡，还有狗，也最喜欢的时光，正好可以懒洋洋。

三把刀，他磨了好长时间，先后用了他的三块磨石，一块也没有错过，落下。他必须要用三块磨石——在他心里，偷工减料，是生平之耻。在新疆，这是个不冷也不热的时节，他的脸上满是汗珠，流进了他的眼睛里，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透透出盐来，那是他吃下的每顿饭里的盐。

我问他，磨三把菜刀多少钱？他说每把七块，总共是21块钱，给我20就行。这样我喜欢，我也喜欢掐头去尾，干净利落。这个利，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从父亲口中知道了他磨刀磨得好，我又亲眼所见，可别人并不知道。我40岁之后才发现自己多年来就有一个毛病，我后来想了又想，源自父亲。就是遇到了看到了听到了好事情，好人才会，好消息，一口好饭，一瓶好酒，总是忍不住要告诉身边和旁人，让更多的人知道。怎样地忍，也忍不住，就是忍不住。

因为老爷爷磨刀磨得好，我生怕没有更多的人知道。错过了这次机会，那就真的错过了。就算是之后知道了，好机会也总少了一次。少了一次，就少了一次——人的短暂一生，能有多少个一次啊？

我居住的小区不大不小，物业收费不高不低，为了通知业主方便，除了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更多的是为了提醒和催收物业费、暖气费方便，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我就忍不住在群里给他招揽顾客：“各位邻居大家好！今天专门请来了专业磨刀师傅早晨10点来我们小区磨刀，需要磨刀的赶快到3号楼1单元门前，刀磨得又快又好，收费还便宜！”

我发到业主群里不到五六分钟，就有邻居陆续拿着菜刀下楼。我没有想到，从不敢想，我在这个小区居然有这样的威信和影响，我从来都不知道，有那么多的人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想过，但我从来没有想到真的有这么一天，我说的话，还能影响别人，这么快就有人响应呼应。

各种各样的菜刀，各式各样的刀柄，还有家家不同的颜色，一把把菜刀，能看得出一个人家自己以为的好，能看得出每家的慵懒勤苦，喜好的颜色、图案和花样，还有我向来痛恨的只穿拖鞋和睡衣出门。

我从家里提水给他，他还要用到打磨机，从我家接一根电线到外面去。他向来只用他自己的磨刀石，从来不用砂轮机，也只有这样才能显其高超技艺。可偏偏就有人用切片刀剁了肉骨头，那刀惨不忍睹。要是单单用磨刀石，怕是磨一年也不能恢复原状。

等我磨刀的时候，他总不好意思多收我的钱。我就等这一天，我就等这一天。家里的菜刀倾巢而出，每次磨七把刀，他只收40块。或者磨刀十把，他只当作七块。

我每次给老爷爷打电话，他都是每请必到。磨刀，别人磨刀8块，我是7块。如果我能收集搜罗到邻居的数百把刀，我家的刀根本不用花钱。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给老爷爷供水供电五六年后，我才知道，他喜欢来我们这个小区，甚至随口随到，风雨无阻，并不是喜欢我给他让烟，也不是挑剔路途远近。我给他开放的水，接通的电，在他的眼中心里，根本不值了几个钱。他来了，看到了我家旁边一块半圆断裂的石头。

他看中的这块碍手碍脚的半圆形大石头，像是车轮，虽然半圆断裂，但能想象出当年的完整光滑圆润。可是我至今没有见过哪辆车能配得上这个轮子。我总认为自己算得上一个见多识

广的人，再没有见过别的，但车轱辘我确实见得多。我从小学着爷爷吆赶毛驴车去地，后来敢一个人在夜里骑自行车给看管麦场的爷爷送晚饭，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又和村里的同龄孩子一起学会了开小四轮拖拉机，帮着父母拉草运粮。成年之后第一次坐火车远行，在停车的间隙，我专门下车认真地看过火车的排排车轮。就是坐飞机，我也磨赠到最后，看看飞机到底有没有轮子，有几个轮子——我第一次坐飞机时看到飞机只有一个轮子，和村里的三轮车前面一模一样的。轮子就是轮子，不管什么材料，它都是圆的。

这个轮子，虽不在我家，却紧邻我处，看起来除了挡路，似乎毫无用处。老爷爷他最看重，心里最清楚和最最知道，这个车轮，之前是刀具厂里的专用磨刀石。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所以，我一无所知。

父亲也说，这是一块特别好的磨刀石，谁都不能给，掏钱也不能卖，就留在这里。父亲种地一生，从来没有进过工厂，但他认得磨刀石。磨刀石就是磨刀石，不同的无非是大小各异。

我的父亲，决定要教会我磨刀。我揣测，他是站在磨刀老爷爷身后的那一刻，作出的决定。

爷爷生前会许多手艺，作为一个甘肃民勤走南闯北的骆驼客，仅凭一把刀和一盒火柴，他能在荒郊野外生存，能在戈壁大漠往返来回。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下去，永不会老，孩子也总还小。他在父亲面前有的是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教会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学会应该学会的所有，知道本来就该的知道。爷爷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什么应该教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真正学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学会，爷爷就已去世。我看过和知道的爷爷诸多手艺百般能耐，我的父亲都不会，我也没有学会，我去哪里学啊？我之前天真地以为，我能够堵截向前和延缓往后，多少年之后，我知道了，我们都是时间、岁月和沧桑的裹挟，就是天山脚下一阵风过后从上到下由高到低的泥石流里的一根树枝，小块石头、半粒沙。

父亲虽然从爷爷的手里学会了磨刀，磨镰刀，磨羊的刀，但他终究没有学会用西北大地随处可见的芨芨草打草绳，把羊毛捻成线再用钩针钩出袜子，把牛皮羊皮硝制之后做成皮袄制成皮条，让棉花纺纱成线，编织成瓜皮棉帽，以防冬天天冻。

后人比先人会的、知道的、懂的，一辈比一辈少。我担心我老的时候，想给孩子教会磨刀，结果自己也不会。是根本就没有学到。

三五年后，才有左邻右舍告诉我，佐证了父亲的眼光和给我说过的话，这些人中间，总是隐藏着无数高人。说，这块石头，其貌不扬，价值千金。



小区路边的磨刀石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